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錄

蠱部彙考

蠱圖

春秋緯 文曜鉤

淮南子 天文訓

爾雅翼 蟲

本草綱目 木蟲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發明 附錄 前 附方

蠱部紀事

蠱部雜錄

蚊部彙考

蚊圖

爾雅 釋鳥

大戴禮記 夏小正

神異經 南荒經

埤雅 蚊

爾雅翼 蚊

本草綱目 蚊子 蚋子

賢奕 微化

直省志書 烏程縣

蚊部藝文一

蚊賦

蚋子賦

蚊賦

後蚊賦

蚊賦

晉傅運

五代王周

明楊慎

前人

洪若皋

蚊部藝文二詩

聚蚊謠

蚊蟻

夜坐苦蚊

蚊部紀事

蚊部雜錄

蚊部外編

蠓部彙考

蠓圖

爾雅 釋蟲

續博物志 蟲類

埤雅 蠓

蠓部紀事

蠓部雜錄

蠓部彙考

蠓圖

爾雅 釋蟲

方言 蠓釋

埤雅 蠓

爾雅翼 青蠓 蒼蠓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主治 發明 附錄

直省志書 臨海縣

蠓部藝文一

青蠓賦

蠓賦

憎蠓賦

憎蒼蠓賦

晉傅咸

魏元順

宋孔武仲

歐陽修

唐劉禹錫

白居易

元方夔

憐寒蠓賦

廣增蒼蠓賦

蠓說

蠓部藝文二

蠓

凍蠓

蠓

蒼蠓

宋楊萬里

明郭登

朱之蕃

禽蟲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蠓部彙考

釋名

木蠓 青蠓翼

鹿蠓 青蠓翼

牛蠓 本草綱目

蒼蠓 爾雅翼

魂常 本草綱目

扁前 附錄 本草綱目

蠓圖



春秋緯

文曜鉤

水滅火故蠱螫鵝

淮南子

天文訓

日夏至蠱蟲不食駒頰

爾雅翼

蠱

蠱从艸省聲蠱从𠂔省聲蠱則有害於人若蠱傷牛馬亦田𠂔之患也蠱有數種揚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蠱長大綠色始如蜘蛛蛭牛馬或至頓仆蜚蠱狀如蜜蜂黃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蠱大如蠅鬻牛馬亦猛三蟲所食同故說苑曰蠱蟲什柱蚊蠱失牛古語搏牛之蠱不可以破蠱言才有分能大者不必能細也好聚於牛馬之尾楚語曰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蠱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蓋大曰蠱小曰蟻處暑七月節牛馬之氣蒸鬱故蠱之大小集焉尾重而不掉也牟子曰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舍大故轉爲蠱蠱之聲則翹尾而蹶蹶然蠱亦有不食之時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牛夏生蠱蟲不食駒頰鳥不搏黃口許叔重以爲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頰黃口肌血脆弱故蠱蟲爲鳥應陰不搏食之也然則古者郊必用犢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豈物所不傷純全至潔耶

本草綱目

木蠱釋名

木蠱一名魂常

李時珍曰蠱以翼鳴其聲蚩蚩故名陸佃云蠱害民故曰蠱蟲害𠂔故曰蠱亦通

集解

別錄曰木蠱生漢中川澤五月取之

蘇頌曰今處處有之而襄漢近地尤多

陶弘景曰此蠱狀似蠱而小不噉血近道草中不見有之市人亦少賣者方家惟用黃蠱耳

蘇恭曰蠱有數種並能噉血木蠱大如蜘蛛蜚蠱狀如蜜蜂黃黑色今俗多用之又一種小者名鹿蠱亦名牛蠱市人採賣之三種同體以療血爲本雖小有異同用之不爲嫌木蠱倍大而陶云似蠱而小不噉血蓋未之識耳

陳藏器曰木蠱從木葉中出卷葉如子形圓著葉上破之初出如白蛆漸大子化折破便飛即能噉物塞北亦有嶺南極多如古度化蠅耳木蠱是葉內者蜚蠱是已飛者正如蠅蛹與蛾總是一物不合重出應功用不同後人異註耳

李時珍曰金幼孜北征錄云北虜長樂鎮草間有蠱大者如蜻蜓拂人面噉唇元稹長慶集云巴蜀山谷間春秋常雨五六月至八九月則多蠱道路群飛噉牛馬血流噉人毒劇而毒不留肌故無治術據此則藏器之說似亦近是又投成式云南方溪澗中多水蛆長寸餘色黑夏未變爲蠱螫人甚毒觀此則蠱之變化有木有水非一端也

氣味

苦平有毒

主治

本經曰目赤痛皆傷淚出瘀血血閉寒熱酸慚無子

蜚蠱釋名

蜚蠱一名蠱蟲

集解

別錄曰蜚蠱生江夏川谷五月取腹有血者夏

陶弘景曰此即方家所用蠱蟲噉牛馬血者伺其腹滿掩取乾之

蘇恭曰木蠱蜚蠱鹿蠱俱食牛馬血非獨此也但得即堪用之何暇血充應如養鷹餓卽爲用若伺其他何能除疾

寇宗奭曰蜚蠱今人多用之大如蜜蜂腹凹扁微黃綠色雄霸州順安軍沿塘溝界河甚多以其惟食牛馬等血故治瘀血血閉也

李時珍曰采用須從陶說蘇恭以饑鷹爲喻比擬殊乖

修治

入九散去翅足炒熟用

氣味

苦微寒有毒

徐之才曰惡麻黃

主治

本經曰逐瘀血破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通利血脈及九竅

別錄曰女子月水不通積聚除賊血在胃腹五臟者及喉痹結塞

發明

日華曰破癥結消積墮胎

蘇頌曰淮南子云蟲散積血斷不愈齧此以類推也
李時珍曰按劉河間云蟲食血而治血因其性而為
用也成無己云苦走血血結不行者以苦攻之故治
畜血用蟲蟲乃肝經血分藥也古方多用今人稀使
附錄扁前

附方

別錄曰有名未用曰味甘有毒主鼠瘻癰閉利水道
生山陵中狀如牛蟲赤翼五月八月采之

蛇蟄血出九竅皆有者取蟲初食牛馬血腹滿者
三七枚燒研湯服

病篤去胎蟲十枚炙搗為末酒服胎即下

撲墜瘀血蟲二十枚牡丹皮一兩為末酒服方寸
匕血化為水也若久宿血在骨節中者二味等分

蟲部紀事

集異志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
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也其後韓諡
誅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黃州齊安郡土貢蟲蟲申州養
羊郡土貢蟲

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蟲夏月牛馬皆以泥
塗之不爾多為蚊蟲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蟲
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

乘謂之木馬

蟲部雜錄

荀子解蔽篇空室之中有人焉其名曰飯其為人
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
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

淮南子說林訓蟲與蟻致千里而不飛無稂糧之資
而不飢

新論託附篇搏牛之蟲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耄
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

蚊部彙考

釋名

白鳥 大戴禮記

豹脚 爾雅

暑蟲 本草綱目

蚊部彙考

釋名

白鳥 大戴禮記

豹脚 爾雅

暑蟲 本草綱目

蚊圖



爾雅

釋鳥

鵲蟻母

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

大戴禮記

夏小正

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
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
也不盡食也

神異經

南荒經

南方蚊翼下有

小黃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

未嘗有蠟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

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

曰細蟻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以季

夏藏於鹿耳中名嬰蛩

埤雅

蚊

說文云蠶人飛蟲从蠶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蠶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蠶成雷謂其昏之行也蠶民蟲暮蠶田牧者病焉一日蠶言明謂之蚊撓說文曰秦晉謂之蠶楚謂之蚊蓋蠶喜亂飛似蚊而小聖之如露荀子所謂醴酸而蠶聚者也因而生與蚊寔異一名蠶列子曰蠶蛸生乎腐蠶蠶即黃甲小蟲一名與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蠶與父守瓜鶡冠子曰一蠶嚼膚不寐至旦半棘入目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蚊性惡煙以艾燻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爾雅翼

蚊

蚊者惡水中子牙所化嚙人肌膚其聲如雷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其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與輿號豹脚蚊子所以从文以有文也亦或从昏志其出時也或從民昏之省也又用閩越之閩蟲之在門中者大抵秋後吻破不能整或云更慘於未破時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蚊也謂螢以蚊爲羞糧則未知其審也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因開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嘆明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喙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爲之潰公曰嗟夫民生亦猶是矣蚊爲小矣而物又附之江浦之間有麼蟲名曰蠶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猶宿去來蚊弗覺也或曰集於蚊睫再乳而蚊不驚或云在蚊翼下每生九卵伏成九子俱去而蚊不知惟

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形若嵩山之阿而聲若雷霆此所以極小大之分也古者謝章詒板用蛸脚書亦一書之體

本草綱目

蚊

李時珍曰蚊處處有之冬蟄夏出晝伏夜飛細身利喙啞人膚血大爲人害一名白鳥一名暑蟲或作黍民謬矣化生於木葉及爛灰中產子於水中爲子牙蟲仍變爲蚊也龜鼈畏之螢火蠅蠅食之故煮鼈入數枚即易爛也

陳藏器曰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

蚊出塞北有蚊母草葉中有血蟲化而爲蚊江東有

蚊母鳥一名鷄每吐蚊一二升也

蚋

李時珍曰按元稹長慶集云蜀中小蚊名蚋子又小而黑者爲蚋子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者爲浮塵子皆集於巴蛇鱗中能透衣入人肌膚嚼成瘡毒人極苦之惟搗椒葉傳之則瘡又祝穆方輿勝覽云雲南烏葉峽中多毒蛇鱗中有蟲名黃蠅有毒嚙人成瘡但勿搔以冷水沃之搽鹽少許即愈此亦蚋蠅之類也

賢弄

物化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恆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子牙生涪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爲蚊此蟲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極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

東有蠶母鳥生池澤如鷄中黃白雉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直省志書

烏程縣

水鄉多蚊蚋脚尤毒東坡守湖日有詩云風定軒懸飛脚脚又云飛蚊猛捷似花鷹城中惟江渚匯無蚊以蜃氣在也

蚊部藝文一

蚊賦

晉傅選

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爲蚊鳴味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生搏兩翼而能飛聳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餐膚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蚋子賦

有唐

五代王周

蚋子之下有蠅子蠅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異乎皆狀小而黑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耳三伏間晝夜息啞啄人肌膚動爲瘡疳能飛不見其翼能嚼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雖縝密衣服亦可通透壯生焦螟之說近之也至微之蟲牙詩獨無蚋故作賦以廣之

蟲之至微名之曰蚋信乎蠅之別品爲復虱之餘裔群異蚊之異類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鬱蒸產彼蕪穢張華之識何以辨其兩翼離婁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捕之漏露萃豐肌而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

人之至靈何閭爾之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
狀斯咄咄顧於造物何不恣蛇虺之毒必當與之爲
避何不張虎豹之口不敢與之爲怒豈其食人之膏
血資己之肥腴念膚體之何段痛瘡痂之難沒吾將
損椒葉以爲焚俾爾之銷骨者也

蚊賦

明楊慎

有物於此孕於丹鷄氏於白鳥育於朱陵殷於豐草
翾翾以作狀薨薨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相向
閣閣椽椽以爲營郁郁彬彬以爲名露露眩雨
豐隆混聲貞女棄幣壯士挂精公子不卸望諸靈著
靈著曰計之喙嗜膚之利利在三背羣蟻羣蟻醉血
不醇疾斃於掌執著頌喻寡徵諸玉瓦瓦曰仙鼠
聚糧在羣之鄉伏電攸戕利距森張何彼皇皇不見
霜霜瓦辭難讀諸射覆射覆大夫曰煙火其屯燈
燭其喜焦螟以爲果蠅蠅以爲使芸瓜而來客累而
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公子噓矣是曰蚊理

後蚊賦

前人

遠古史皇創奎畫今曲脚旁低垂物則分謚曰醫民
昭凶德今炎后品物世遺養今蠆尾虺首罔伐遺今
惜爾蛭化百靡宜今擾龍儀鳳於帝庭今嗟爾有生
胡營營今禁龍去巢著周經今胡爾利策獨無恙今
元圭紀正烟弗昧今丹良爲羞欣絕憂今鼃載山井
聖播跡今使爾負山諒何力今謂爾有聰矣誰捷今
許窳琅疏就來往今謂爾有臂矣誰悅今明潛宵征
侶罔爾今旅蜚成市仙孺惕今聚響成雷藩侯悒今
障爾燦爾徒宜疾今蠹不能辨對以臆今宵翹蠕動
生以息今假說奸蠹寧有極今血國三千彼貨殖今

易云不慘嗜有國今赤口燒城煩言噴今積毀銷骨
瘡痂結今是組齊帷疇其隔今赤燧赫燬罔有憐今
命曰人蠹理可說今惟蠹能蠹各以類今厥以恆性
賤則貴今人蠹不懲蠹何罪今百爾君子無庸嘆今

蚊賦

洪若阜

余避寇越中值暑月越多蚊日中爲市其荷銳如
針鑿之肉輒墳起夜入複帳中揮旆牛白羽交逐
之不去隱於牀櫳間伺少睡則鳴鳴撲頭面余用
被蒙其首一蚊竟入被籠內揚揚飛而得志余屈
其膝而上兩足一手擊被之四旁閉之使不得逸
力用右手左右上下徧索之無蚊焉少間呀呀然
飛近腹間有欲嗜狀余懼懼召寇之災遂啓之徑
隻聲嚶嚶而去須臾挾數蚊鼓譟余雙額際余曰
異哉小蟲之肆惡也一至此乎昔歐陽未叔作憎
蠅賦會于蚊有遺憾焉余謂蠅止肆虐於畫而越
蚊之毒則夜以繼日惟恐不足異明而起先以火
烟驅其室正襟危坐研墨而作憎蚊之賦賦曰
爰有蠹霍是生黎民醜類聚聚蠅蠅姻姻出身賤昧
不可得而諉詢蔑卵胎而育附溝壑而嫫或爰自蟲
或化自蠶穿籍瞞貫匿里隱鄰或族叢羣或家水濱
請張詭譎蟲也而忽冒飛禽名爲白鳥其聲呶呶趨
炎避涼利銜搖尾竭牙竭齒飛而噬人侵肌嗜肥似
笑似嘔無父有母母頑而謂其名曰鵠伯勞之倫殘
忍食種不顧天親其聲苦苦姑殺父而棄之江津又
有母名鵲翅在腹下色黃駁而毛羽駁駁復有母焉
類鵲定睛大嚼嗜魚蝦而睨視河澗昔者天帝大合
林總沈沒食聲色貨之中萬古長夜駒睡而不肯醒

也產此三母口吐惡蟲一嘔盈鈞蠢動蠕化各銜利
針以警刺人於昏晨冒母之號而仍爲蠹身家填戶
滿野散原屯入山林則織如蠅蟻聚水際則鬱如車
輪其往來也如風其紛紜也若塵改張易范變舊換
新爲納入楚爲蚊入秦子子爲蠹昏昏爲蠹僭國之
諱又名曰閭無禮無義不恥不仁窺幽處童子之室
闔王公大人之門掀簾入幕穿穴踰垣伏機槍於牀
第點青白之痕痕吸脂吮血流歡態勢窮慾所極遂
隙而奔無論陶朱倚頓之富不讓黔婁仲子之貧惟
文人之受毒更怨抑而難言憑几展經囊則刺脾而
刮目臨牕提象管則鎗股而鑽臂偶沉吟則攢聚而
隨聲酬和暫偃息則呶呶而群問寒溫撒蘭膏而神
茹閭牙籤而氣吞至其習小而謀大地覆而天翻墜
千仞之豁而覺躋登雲臺之上而騰騰聲可以涉崕
峒力可以負崑崙齊桓公一匡天下成九合之功春
秋大之疎柏寢之臺闢翠紗之幃惟小白之肉短吸
長噓幸天帝覺之潰其腹而視其魂中山靖王富憂
議畏議之中合鋒暗射樹黨招朋震雷霆而攔創疇
挾聲勢而折屏藩漢武居長楊五柝之館登堂遊戲
且謾且行須臾勿忽格鬬攘攘東方曼倩戟不能禦
掌不能捫徒以詠嘲而脫郭舍人之禪至夫澤國貞
女落日孤村甘肅盡而筋露誰希曦景於幽盆展勤
孝子伶仃遭迎捐毛裹於華簪會不以發苦而情原
獲賜舍人吳猛神童胆寒黃竹魂飄絳絳屏息姑嘔
而不敢少噓噴是以伯陽爲之浩嘆尼父爲之逡巡
文豹誓而聊投其足陽虎躁而并喪其元龜甲爲之
糜爛蠹帆爲之沈淪蜂蠹夜而且旦虺虺而蛇蛇

之

五色線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園將遊戲中庭上人殿堂擊之拍拍死者穰穰格鬪而死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喙細身晝匿出昏嗜肉惡煙掌指所捫臣朔愚慧名之曰蚊舍人辭窮不免脫釋

後漢書徐登傳趙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晉書吳猛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廣州先賢傳羅威性至孝遇寒常以身溫席母乃寢夏月必徹帳而臥曰吾供蚊蚋恐去嚙老母也孝子傳鄧展父母在牖下臥多蚊展伏牀下以膚飼之

誠齋雜記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幃

南史梁武帝丁貴嬪傳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貴嬪弗之覺也書焦江陵古岸有李姓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白鳥蚊也

梁書孫謙傳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蓬蔭屏風冬則皮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萬安縣志蝦蟆渡在縣治西門對江唐張九齡由京

陵抵洪都溯流而上舟次渡前館客陳暉山有詩曰元駒名古渡投老黍民無元駒蝦蟆也黍民蚊也以蝦蟆口向西門故城內無蚊患今兵馬上下繫舟渡處插簷損石蝦蟆之口壤而黍民復生矣

辨疑志潤州城南隅萬歲樓俗傳樓上烟出不詳開元前以潤州爲凶缺董璣爲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盡日烟出刺史皆憂懼乾元中復訪圓可一尺餘直上數尺吏密伺其煙乃出於樓角隙中逼而視之則蚊蚋也

雲仙雜記丁紫白尚書郎參靈度禪師棄官修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啗食終不搖動坐夏既滿面爲破爛

西陽雜俎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膏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姑嘔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通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冷齋夜話范仲淹少時求爲泰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靡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悽悽渾渾之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避暑錄話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

銷夏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

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是然起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十無酒色是夕月微明欲暑未退蚊蚋尚多待人秉扇驅蚊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杖以餘酒啖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云且飲小衛鳥足道哉

春渚紀聞東坡帥杭日與徐璣全父坐雙檣堂公指二檣曰二疏辭漢去璣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之璣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淵父止此耶或詩爲賦援筆立就其末魯邦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溝壑寧知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斂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宋史沈倫傳倫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嚼其膚童子秉簫至輒叱之冀以徹福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蠅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蠅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蠅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

祛疑說余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遺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惟祛蚊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微笑不答想亦荷花之類耳

指月錄袁州仰山行偉禪師夏夜坐深林袒以飼蚊

蚊部雜錄

晏子春秋外篇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蠹臍再乳再飛而蠹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蠹蟬

列子仲尼篇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蟬飛

說符篇蚊虻嚼膚非天本為蚊虻生人莊子人間世篇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履盛溺適有蚊蠱僕絲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不可不慎邪

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鶡冠子夫蚊蠱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荀子解蔽篇空室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而遠蚊蠱之聲

易林飛蚊汚身為邪所率青蠅分白真孝放逐大戴禮記諸志篇聖人有國則蠱蠱不食天駒淮南子似真訓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蠱適足以翺翔

詮言訓涵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說林訓醢酸不慕蚋蚋慕于醢酸法言淵騫篇或問貨殖曰蚊血國三千抱朴子刺蠹篇蠅蟬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鯨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

廣譬篇蚊蚊集鷹首則屬辟不敢啄鼠往虎側則狸大不敢議論仙篇蚊虻嚼膚則坐不得安

北戶錄端新州有鳥類青鴉而嘴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按小雅曰鷦鳥似鳥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為扇惟辟蚊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蠱母草嶺南蠱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號曰柁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

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蛾飛出亦有為蚊子者

唐國史補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子叢菁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續博物志土濕則生蚊

物類相感志九月九蚊子嗜生花

浮萍乾焚煙熏蚊蟲則死

荆葉逼蚊蟲

麻葉可逼蚊子

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擎上則飛蛾蚊蟲不投

聞見後錄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嚙喝來咬人也

墨莊漫錄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鴛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柏裝白鳥營飢而求飽公聞羣紗之觸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嚼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嘯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蓋戒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譏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饕之人耳

齊東野語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管管羣聚嚼不客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

納約脚尤甚且見之詩蓋湖之約脚蚊者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聖聖語云聞湖州多蚊否後侍宴

因以小金盒貯約脚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

且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淳國故應爾開京師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爲市井燈火盛故也吳興獨江子匯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爲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匯然余有小樓在臨安將軍橋面臨官河汚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園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燻之方少退有一應吏醉仆爲蚊所嚼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即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水一帶如雲如烟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爲所斃按爾雅鴝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青鴉而嘴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鴝然以其羽爲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蠶爲蠶子才爲蠶免蠶爲蠶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才才汚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沉久則蛻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昏志其時也又爲閭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螭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螢

也蓋白鳥謂螢以蚊爲糧云然則有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草數說戲爲吾鄉解嘲
鄉蠟記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推逢寤語山氣多蠅水氣多蚊邵伯寶應多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揚越巨浸故也
居家宜忌五日硃砂寫白字倒貼辟蚊蟲寫儀方二字倒貼亦妙

蚊部外編

中華古今注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舉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

蝶部彙考

釋名
蝶蝶 爾雅

醯鷄 莊子

蝶圖



爾雅

釋蟲

蝶蠟蝶

註小蟲似蚋喜亂飛 又小蟲似蚋亂飛者也名蝶 又名蝶蝶列子云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一名醯鷄莊子云孔子與老聃語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郭象云醯鷄者甕中蟻蠟是也

續博物志

蓬飛

郭璞曰蓬飛禮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蝶也

埤雅

蝶

小蟲似蚋亂飛者也一名醯鷄列子曰醯鷄生乎酒又曰食醯醢醢生乎食醯黃輒食醢醢醢醢即蝶是也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从蒙音謂之懵以此爾雅曰蝶蠟蝶孫炎注云蝶蠟此蟲微細羣飛郭璞亦

曰蠓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蠓蠓將風則旋飛如磴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磴二說不同也

蠓部紀事

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蠓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也

漢實錄周太祖軍至北郊時慕容彥超自負沉勇謂上曰北來諸將臣盡諳知以臣觀之蟬蟬蠓蠓耳括異志光嚴菴王議之瑩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鋒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其間有蠓蚋不可計從樹中出終日不絕蓋此烟卽此所成不知何異

蠓部雜錄

列子湯問篇朽壤之土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蠓部彙考

釋名

蒼蠓 許慎

麻蠓 爾雅

青蠓 許慎

狗蠓 本草綱目

蠓圖



爾雅

釋蟲

蠓醜扇

好搖翅 此辨蠓屬所生及所好之狀不同者也醜類也青蠓之類好搖翅自扇

方言

蠓雜釋

蠓東齊謂之羊

此亦轉語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蠓凡此之類皆不宜別立名也

陳楚之間謂之蠓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蠓

蠓

蠓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爲字从蠓省準生於隼蠓生於蠓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蠓醜扇也段氏云蒼蠓聲雄壯青蠓聲清聒其聲皆在翼又曰青蠓蠃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蠓蠃點玉是也蓋青蠓善亂色蒼蠓善亂聲故詩以青蠓刺譏而鷄鳴曰匪鷄則鳴蒼蠓之聲也一章曰蒼蠓之聲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日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青蠓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蠓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蠓傳曰以冰致蠓蠓逐矣懷蛆索利常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類從日蠓生於灰蓋蠓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卽活淮南子以爲蠓灰生蠓正謂此也張敞書曰蒼蠓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

爾雅

青蠅

青蠅古以喻譏人以其所趨甚汚終日營營而不知止又為聲以亂人聽故以比然必言止於樊棘者鄭氏以為欲其遠之常限之藩籬之外此不然也夫物之逐臭者投隙而進豈能限絕蓋至之區必植榛棘為藩以蔽之正蠅所宜集止耳說者又以青蠅點白為黑點黑為白由昔相傳如此歐陽公獨以為今之青蠅所汗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譏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必不引以為喻至於點白為黑則未嘗有之據今青蠅之行好遺矢於物上遇物之濕者則見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為黑也至其循繞研上引取墨汁斯須之頃盈寸白駁矣則所謂點黑為白者也二者為害雖微然傷物之全亂物之正實自此始正當謹以為戒也故法言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以蠅變白黑紅紫亂未故也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讒此詩亦然故首章但言母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終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漢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遂亦勒放逐左側譏人而魏何晏夢青蠅數十來鼻端驅之不去管輅亦以為鼻者天中今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顧輕棄者亡詩人取喻豈虛乎哉

蒼蠅

蒼蠅之潔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蒼蠅比於青蠅

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案飲食上者是也齊詩曰匪離則鳴蒼蠅之聲段成式以為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恬而卑雅亦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呼謂之麻蠅段氏則以青蠅與蒼蠅交互言之陸氏言蒼蠅則非今雖有麻蠅一種然此此二種絕少又蠅之小者其色自蒼今人正謂之蒼蠅不待別引且詩以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宮寢之間懷芭提蘭之所豈大於青蠅者所宜集耶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蠅飛營營其聲自呼故名

集解

李時珍曰蠅處處有之夏出冬蟄喜暖惡寒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恬青者養能敗物巨者首如火麻者茅根所化蠅聲在鼻而足喜交其蛆胎生蛆入灰中蛻化為蠅如蠶蛹之化蛾也蠅溺水死得灰復活故淮南子云爛灰生蠅古人憎之多有辟法一種小蟬蛛專捕食之謂之蠅虎者是也

主治

李時珍曰拳毛倒睫以臘月蟄蠅乾研為末以鼻頻嗅之即愈

發明

李時珍曰蠅古方未見用者近時晉濟方載此法云出海上名方也

狗蠅集解

李時珍曰狗蠅生狗身上狀如蠅黃色能飛堅皮利

陳噴嘔狗血冬月則藏狗耳中

主治

李時珍曰痰壅不止活取一枚去翅足剉裹為丸衣以黃丹發日早米飲吞之得吐即止或以蠅丸酒服亦可搗酒服治瘡瘡倒靨

發明

李時珍曰狗蠅古方未見用者近世醫方大成載治瘡方齊東野語載托痘方蓋亦鼠負牛蝨之類耳周密云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言其孫三歲時發熱七日痘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不效因求卜遇一士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甚奇因為經營少許持歸服之移時紅潤也常懇求其方乃用狗蠅七枚搗細和醋酒少許調服爾夫痘瘡固是危事然不可擾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爾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查於藥也

直省志書

臨海縣

蠅色蒼又一種赤首者名景跡

蠅部藝文一

青蠅賦

晉傅咸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恆懷蛆以自盈積美玉之鮮潔蠹嘉有之芳馨滿室室之蕤蕤孰聞寓之得情

蠅賦

魏元順

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為賦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既含有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投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散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綴成素變白爲黑寡近蘭芳獨食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荆棘反覆往還警彼讒賊膚受既通謂潤罔極粗絀絳幘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推周昌拘於羨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鷗鴟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投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眞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典禮或半黍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

憎蠅賦

宋孔武仲

方盛夏之怡怡兮氣蘊蘊以熏心斥纖絀而不御今將釋履而投簪切於身而猶若此兮又况乎外物之相侵而是時也有曰蠅者或形小於烏豆或衣藍而冠緒其來無端其聚而積汝腹何貯汝足何歷綠眉目與口吻又自恃其羽翼吐舌持螯並肱交趾暫却復還以千萬百是可憎矣吾將數之若夫親賓之會處景物之佳時賞芳樽以晤語援柔毫以賦詩酒未行而已醉膳甫至而先知浮瓜於泉沉李於水清塵埃以灑掃潔潔著門澣洗而乃會而叱壯公遺漫矢宵漏初息晨光向微皓露凝草清風淅衣幸視聽之

蕭散已薨薨而四飛飽食方休炎暉正午偃匡牀以假寐陰華悞而逃暑忽伺便而投隙集體同於飛蠱我坐爾至我行爾隨弱不暇執拂不暇施雖有軀之七尺曾衆寡之莫知四序之間可畏者夏故司其晝蚊司其夜嗟方寸之甚小爲百煩之所舍乃曰人於萬物是亦一蟲紛然雜處大小相攻今則暫存之氣息至穢之形骸外有蚤蝨內有蟻蚋蓋與生以終始非有時而去來舍此不思而惟蠅是責則我亦偏矣何異拔劍而逐之哉

憎蒼蠅賦

歐陽修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蠛之利齒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滌砧几餘腥所希秒忽過則難勝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棧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熈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耗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猷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歟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睨而復警臂已瘳而猶撲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夢髡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威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乃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也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熟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沾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頸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醞醞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疊而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截肥牲嘉肴美味蓋藏藉藉於罇陳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滴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戚復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典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諷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憐寒蠅賦

明駱文盛

吁嗟乎寒蠅爾胡爲乎有生繁氣序之流易歛涼溫之襲愷念爾類之尚繁顧非時而營營豈弱質之能久諒寒威之莫勝爾乃僵矣其形悽矣其聲既賡于飛復厥於行方縮縮以憔悴遂奄奄而伶俜點汚莫施其技攻鑽曷見其能或浴几而莫起或觸櫺而輒仆障不施以曷入塵未揮而先墮進退踟躕將焉攸措吁嗟乎寒蠅爾言爾寒能爾憐憐感念時甘忽復長歎方夫太昊司辰祝融揮轡赤日在地炎威赫赫爾於斯時氣適志便踴足洋洋鼓翼翩翩翕兮類征應兮羣喧逐汚湛穢醉醺飽殖弗召以合祛之莫殫恣意一時貽患百端吁嗟乎寒蠅詎知物從化遷時不可常性暑爾乘寒宜爾藏庶知止而不殆或自遊於喪亡爾乃淹留滯滯自振其殃獨不見夫蠅游以夜梟鳴於晦妖狐乘昏尸蟲伺寐蓋有所肆尚有所避也豈趨就之惜惜能自逃於顛顛哉吁嗟乎寒蠅

始予爾憐亦終爾患念死灰之復然將頹枝之再蔓
矧羸豕之踣躅惟易絲之明髮爰命童子攘臂執縛
爾撲爾摧用殄厥類靡令予遺爰除惡之務盡弗自
嫌於乘危庶幾乎庭宇虛靜幃幃開俟南風之景
延當時物之葳蕤絕搜擷於爾輩歎四體之悠哉

廣憎蒼蠅賦

明霍燥

原夫蠅之爲物也渺小精怪無處不到不識造物
者何心而假之羽翼若故與斯人爲讎也歐陽子
憎之作憎蒼蠅賦僕讀其文而有感因廣其說昔
袁中郎著廣快編覽者情怡以先生雖嘗官學博
然實快人耳僕本多恨故未能廣快而聊以廣憎
爰賦曰

造化無端兮生此醜類趨炎附熱兮呼羣廷除其多
勝于出垤之螻蟻兮其聲不必聚蚊而若雷但恣己
之饕餮兮弗容人以假寐高堂大廈錦屏繡幃每鑽
刺而善入恆奔競以不離衣服失其素潔飲食變其
芳菲繁惟爾之善點染而工蠹亂兮夫豈僅於止焚
而止棘若乃時逢溽暑汗流雨滴思往逃之黑甜之
鄉庶神遊于羲皇之世而爾乃薨薨揖揖嚶嚶趨
若顧影而突來不轉瞬而畢集領以赤頭號曰景迹
雖無蜂蠆之毒大有吞噬之意于斯時也非無拔劍
而斬之者而爾不懼亦有揮塵而驅之者而爾營營
不屑去也方東援兮爾西竄及南攻兮爾北移仗酷
吏之行權如狐假乎虎威惟膏脂之沾濡俾簾幕之
掃地余竊怪乎爾之宵形也能飛比于鳥乃凡鳥二
足而爾六之善蝕擬于蟲乃凡蟲一臂而爾二之是
以雖無利齒兮厥有鳥喙伴爲弱羽兮乃騁捷足以

余所聞振古以來薄海之內其受爾汚而被爾損迄
于寤寐弗寧者蓋未可更僕數也而爾乃鼓其舌飾
其詞以巧辨于人曰吾乘陽生兮幸隨陰伏惟春蠶
而夏飛兮及秋呆而冬蟄偶同齊人而之墻間兮彼
方行乞而吾已果腹曾無妻妾之堪驕兮獨攜朋儕
而徒備啜逮乎大火西流萬葉蕭瑟悲世皆悲執扇于
秋風兮吾已蔽形而息機且夫物之剝人肝肺吸人
腦髓者比比而然也而其或吮嚙猥猥恃恬不爲怪竊
謂分甘終身而不飽其慾者其貪其穢視吾將不啻
乎倍蓰人第見詩人之比吾於讒夫而謂之交亂罔
極兮又孰揣與吾語冰而茫乎未之或知是亦氣化
之流轉而吾特率其固然今彼廬陵之虛文而張
詠怒罵之故智也歟噫還爾之技惑爾之言宜若無
惡於人者而豈知好不在大愈小愈多害不在顯愈
微愈深便柔佞變惟爾兼之耶故夫雀可憎兮止穿
我屋鼠可憎兮止穿我牆寧如爾之么麼其體醜貪
其性爭眉睫以毛求入轉薄而血食及乎族出蛆臣
遺臭種種逼恤人之掩鼻而蹙額切齒而腐心者哉
歐陽子憎之今其人已往矣僕之恨之始未易以終
窮焉不有毛穎君曷抒此憤而若欲與問罪之師以
討爾於枕席之上及乎肘腋之間也則僕亦終未能
效終軍之請纆而祇自附於賈太傅之一二太息

蠅說

徐芳

物有嗜炎而疾冷者木之桃李鳥之鶯燕蟲之蛙蟬
蜂蛭吾不能悉數也其最甚者莫如蠅木無心者也
鶯燕蛙蟬蜂蛭之屬春而進秋而退如是而已其也

小炎與冷不連變也蠅則不然朝而炎則喧然來女
而冷則寂然去矣而夕之朝而復炎也則又喧然故
其炎冷俄頃之間已也夫炎冷在俄頃之間變不已
亟乎故天下之最可厭者莫如蠅或曰子無蠅之苛
也天下之變有大是者子不察也今夫風無厚薄於
人也而人欣厭焉欣之極或嘯而呼之招之以筵也
而厭之則屏而蔽焉戶瑾之衣有縛而亟初之矣不
既恕於情乎日之在天終古如斯也胡聰而喧焉如
慈父母之懷而聚煦也胡軋而齟焉如讎而匿之行
以蓋必廊焉居以帷必達焉廣廈幽寒之却伏而不
一盼焉庸詎忘夫向者之族而煦乎他日不幸而有
雪霜風露之侵偏而更聰之焉夫寧無愧於心耶然
世安之如故也故風與日而無知耳如有知凡冬之
喧而夏之簫者皆不免於唾笑者也且不見裴與葛
乎裴有功於寒甚多而人不錄也及夏而放焉葛力
以爲己之遇勝於裴而冬日之笥又歸其後矣子無
獨炎冷蠅也且夫鶯燕蜂蛭蛙蟬之屬行乎自然者
也蠅有利於人則附之至於利盡則亦已也惟人則
揉而秘之飴與醜之不測炎之極至爲之鳴吹無難
而令之變乃操戈入室而行所不顧由是言之人之
可厭無乃甚於蠅哉予無以應倪而笑思昔之人有
憎蠅而賦者其有所感也無亦苛細已夫書以爲蠅
輩解嘲

蠅

宋梅堯臣

青蠅何處來聚集滿盤問誰知腹中物變化如循環

凍蠅

楊萬里

隔牕偶見負暄蠅雙脚按捺弄曉晴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別牕聲

蠅

明郭登

眇形纔脫蠹中胎鼓翅搖頭可惡哉苦不自量何種類玉塔金殿也飛來

蒼蠅

朱之蕃

生從污穢忽雄飛鼓翅搖脣竟已肥刺酒殘羹沾醉飽青絲白壁如光輝營營引類來同惡戀戀依人不暫還驅斥雖嚴還易集持將塵尾莫停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七十四卷目錄

蠅部紀事

蠅部雜錄

蠅部外編

蠅虎部彙考

蠅虎圖

古今注蠅虎

潛確類書蠅虎

蠅虎部藝文一

蠅虎賦

蠅虎部藝文二詩

蠅虎

宋陳師道

蠅虎部紀事

蠅虎部雜錄

青蚨部彙考

圖缺

淮南畢萬術青蚨

搜神記蠅 蠅 蠅 蠅

酉陽雜俎青蚨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青蚨部雜錄

金龜部彙考

圖缺

爾雅釋蟲

說文蟻 蟻

北戶錄金龜子

益部方物記金龜

本草綱目金龜子

金龜部藝文

金龜賦

金龜部紀事

守瓜部彙考

圖缺

爾雅釋蟲

吉丁部彙考

圖缺

本草綱目吉丁蟲

蜚蠊部彙考

蜚蠊圖

爾雅釋蟲

兼明書蜚蠊

爾雅翼蜚蠊

本草綱目蜚蠊 釋名 氣味 主治

蜚蠊部紀事

蜚蠊部彙考

螳螂圖

禮記月令

爾雅釋蟲

易緯通繫卦

汲冢周書時訓解

輟軒絕代語王齊

方言蟻

酉陽雜俎野蠶 鼻蟻

埤雅螳螂

爾雅翼螳螂 蟬 蟬

劉侗促織志螳螂 性忠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發明 醫用

直省志書丹徒縣

螳螂部藝文

螳螂賦

螳螂贊

螳螂拒轍賦

螳螂部紀事

螳螂部雜錄

螳螂部雜錄

晉成公綏

郭璞

唐陳鵬

禽蟲典第一百七十四卷

蠅部紀事

漢書昌邑王稱傳稱子賀既即位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瓦版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龔遂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母信讒言陛下左側諛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諱福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謝承後漢書郭亮師事李固杜喬李固之誅詣關上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

後漢書杜喬傳喬繫獄中死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夜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戶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詣關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

益部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與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淫殺夫

吳志虞翻傳翻別傳曰翻放奔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帛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吳錄曹不與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筆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魏志梁習傳魏略曰苛吏王思正始中爲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悉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廣五行記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千頭來自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晁惡而來集之位凌者顯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晏伏誅

南史梁昭明太子統傳太子性仁恕類食中得蠅蟲

之屬密置梓邊恐廚人獲罪不令人知

顏氏家訓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牽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

御藍記建中寺本閹官司空劉騰宅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所暑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北史慕容儼傳庫狄伏連性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

朝野僉載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灑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膾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酉陽雜俎晉韓公湜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鄉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

唐書武儒衡傳儒衡選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

酉陽雜俎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熟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於庭樹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李肇時爲尉向予三從兄說

唐書五行志太和九年鄭注饒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始以藥術進化爲蠅者敗死之象

雲仙雜記術士相牛僧孺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

躬再三良久乃去

記事珠盛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餵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爲蠅蠅記室

酉陽雜俎予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華南康畢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箸挽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挽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僞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抄倒著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避暑錄話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亦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

潯山雜記張文潛喜飲酒能及斗餘每過先君未嘗不醉吾家酒器惟銀葵花最大幾容一升一日先君以盤盛飲之文潛意不快謂先君曰願借水心亭飲之先君即命換盞且問文潛所以名文潛曰飲必有餘濕蠅子正飛在殘蕊上豈非人之水心亭乎坐客皆大笑

山堂肆考宋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與宴席有學官喜誇詡同僚苦之詠蠅以刺曰衣服有時遭點汚杯盤無處不追隨

齊東野語安西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黧色黑唇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惟其侵晨食豈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